

短篇小说集

# 我一生的风景

顾拜妮◎著

21

世纪文学之星丛书

2020年卷

作家出版社

顾拜妮

非虚构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我一生的风景 / 顾拜妮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21.8  
(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· 2020 年卷 )

ISBN 978-7-5212-1468-0

I. ①我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21 ) 第 126166 号

## 我一生的风景

---

作 者: 顾拜妮

责任编辑: 史佳丽 李亚梓

特约编辑: 赵 蓉

装帧设计: 守义盛创·段领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067186 (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)

86-10-65004079 ( 总编室 )

E-mail: [zuoji@zuoji.net.cn](mailto:zuoji@zuoji.net.cn)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印 刷: 唐山玺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186 千

印 张: 7.75

版 次: 202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2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1468-0

定 价: 45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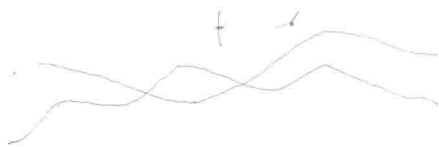


21

世纪文学之星

丛书

2020年卷



## 顾 问

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

## 编审委员会

主 任 何建明 徐贵祥

副主任 高洪波 鲍 坚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叶 梅 叶延滨 李一鸣 何向阳

吴义勤 邱华栋 胡 平 施战军

阎晶明 梁鸿鹰 黄宾堂

## 出版委员会

主 任 路英勇

副主任 鲍 坚 张亚丽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史佳丽 李亚梓 赵 蓉

## 作者简介：

---

顾拜妮，生于1994年，14岁开始发表小说，20岁时小说《请你掀我裙摆》在《收获》杂志刊发，其后作品见于《山花》《中国作家》《钟山》《花城》等。2018年起在《山西文学》策划并主持新锐栏目“步履”，编辑作品多次被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新华文摘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等权威选刊转载，荣获多个奖项。现居北京，从事图书策划。

# 总序

袁鹰

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，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，在内忧外患，雷电风霜，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，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，以全新的生命，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（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）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一百年来，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，胼手胝足，前赴后继，披荆斩棘，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，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，云蒸霞蔚，名家辈出，佳作如潮，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年代以来，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，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，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，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，回首百年，不免五味杂陈，万感交集，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，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，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
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，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，自

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，文化市场不善，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，有的还获了奖，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，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，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，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，焦虑不安。固然，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，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，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？

于是，遂有这套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的设想和举措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，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，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21世纪，漫漫长途，上下求索，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，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，它不是扶贫济困，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，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，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，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，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“奴隶丛书”，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；巴金先生主持的《文学丛刊》，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，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；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，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，不遗余力。前辈

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，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，直到鬓发苍苍，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六十年后，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，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。

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，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稚嫩，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，且是“21世纪文学之星”？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，明星太多太滥，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，五彩缤纷，变幻莫测，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，任凭风翻云卷，光芒依旧；但也有为时不久，便黯然失色，一闪即逝，或许原本就不是星，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，明星渐渐跌价，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？或者，这一批青年作家，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

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，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，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，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，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”能的！我们可以肯定地、并不夸张地回答：这些作者，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，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，有的来自乡村，有的来自边陲山野，有的来自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，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，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，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出过书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、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，可以媲美当年“奴隶丛书”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，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

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
是的，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，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，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，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，也就是金星，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启明星，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，寄托绮思遐想，但对现实中的星，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，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，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，不也是必然的吗？

岁月悠悠，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，心绪难平！

1994 年初秋

# 序

##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 ——序顾拜妮《我一生的风景》

梁鸿鹰

写下这个题目，是寄希望从年轻人的作品中看到更多的美，我想，由顾拜妮的小说，我看到了，因此是有所收获的。

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，对年轻人来说，美才刚刚开始，无论是文字的美，还是思想的美，可要与时间一同，永远存在下去。

美是年轻人的专属。顾拜妮是个爱美好文字的年轻人。年轻人爱美有自己的视角，有自己的方式，能够一眼望到最美最动心的地方——他们享受时间之美，观赏所处大千世界之美，以及一切生活里的绚烂灵动之美。况且，我发现，时间在顾拜妮那里，还不是一个被流逝的存在，而是一个可以在其中不停欢乐嬉戏、不停流连忘返的美的河流。

一个年轻人眼里的世界，应该不同于儿童和年长者的世界。在孩童那里，一切美该是模糊、懵懂、奇幻的吧，他们看到的一切有着特殊的图案、特殊的节奏、特殊的光亮；而年长者眼里的世界则可能是刺眼的，是蒙上了一层层灰尘的美，很可能还是不如从前图景的美。而年轻人眼里世界的美则有一种喧闹感，也该是明媚的，是由明媚的阳光、明媚的气氛，以及明媚的青春底色构成的无尽的美。不过，这种明媚之美，尚不能完全掩盖青春

期的正在经历的那些苦涩、彷徨和苦闷。在属于身体、心理的那个特定转型期里，顾拜妮和所有曾经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一样，有过波折、坎坷和苦痛，她把这短短的一切里蕴藏的美，经过观察、提炼，书写出来，呈现在大家面前。重要的是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她的眼睛是诚实的，我手写我心，去除了习见的伪饰，这本身是很可贵的。

不过，我手写我心并非轻而易举。我们看到，顾拜妮所具有的创作功力的长处与短处，几乎可以一目了然，是属于她那个年龄的优长及不足，也只和她的经历、率性和思考能力有关。她在写作上的进步要归于她自己一步步消耗和增大的年龄，而年龄在青春飞扬的岁月里不单纯是一个个数字的延续，而是在不断加厚的、变化着的人生之美。经由她的文字，我们看到一个个富于成长特色的关键词：求学、青春、懵懂、反叛甚至迷茫。显现在她文字里的，是以巨大的异质感展现在青春女性眼里的那个世界，需要她去认知的，则是应接不暇的变化、不断膨胀的陌生等等。伴随她成长的，恰恰是那需要及时加以安顿的疑惑、不满足，而另类的、不协调的美，恰恰适于文学表达。

青春书写中同样会密布不统一，不安分，这是顾拜妮作品的重要底色。我们的判断无法离开叙述者所代表的一切，既然通过作者笔下那些人物的视线看世界，不自觉地会被其态度所牵引，无论我们决定将如何认识叙述者所写的东西，如何将作者笔下的一切世相分类，还是要依靠叙述者做出的肯定或否定。顾拜妮的书写，有情绪的激扬，有感性的突围，她将初涉写作时必然外溢的种种迹象——好奇、躁动、天真，都表露无遗了。她想把自己的心掏出来，亮给这个世界，生怕自己的文字不能及物、不能尽意。直至一切不成熟的想法，哪怕是粗糙的感觉和幼稚的思想，她也不做隐藏。

当然，这倒不意味着率性的文字就是随意的，缺乏对现实认识能力的支撑。不是的，现实投射于这个年轻女性的，不单有她经历过往之后的心灵印记，更有流淌其中的情感律动。那淡淡的感伤，那了然于心的痛楚，都具有自身的意义。比如，我发现她在《奇怪的人》这篇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这时，我有了一种人生如梦的感觉，想起马媛媛。有一天，她对我说，我发现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没什么意思，人不应该只为了这些看得见的桌椅板凳而存在，还应该为了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活着，不是吗？太阳照在马媛媛的脸上，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明亮，她微笑地看着我，我发誓那一刻她像个天使。”

“那些看不见的东西”，我想，应该是心灵的波动之美，是暗流，是主观对世界认知或拒斥之后的清醒，是对一些价值观的认同或排斥之后的重新认知。难道，这些不比“看得见的桌椅板凳”更重要吗？青春写作大多与故乡、亲人、同学有关。想迫不及待地离开家乡，而且希望离得越远越好，大概是青春期的一个典型症候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忘却家乡赐予的一切。我们看到，当顾拜妮坐上离乡的火车时，心里涌起的感受异常复杂，那些看不见的东西，可能恰恰是美的雏形。

在一篇题为《被忽视与被忘却的》创作谈里，顾拜妮说过：“第一次觉得离开家不再让我感到兴奋，未来和远方也没有那么迷人，而窗外那些千篇一律的山脉，不再是乏善可陈。这种感受让我觉得新鲜和惶恐，甚至有点伤感。在这列乘坐过无数次的火车上，往事逐渐变得清晰，我知道这条路未来我还会走很多遍。”是的，每个写作者都不可避免地触及往事，不管有多年轻，不管愿意不愿意，我们每个人注定生活于往事的河流之中，一切的记忆终将成为最好的素材，而更多的“看不见的东西”，很有可能是最美的。

美在现实性颇强的《我一生的风景》里，表现为她对现实

感的逐步首肯。我好奇顾拜妮何以作品起了这样一个老气横秋的题目。因为，她的“一生”，目前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头啊。但她似乎已经有了对生活、对人生，乃至对未来的小小的把握。她强调过，人生或许就是一个不停被打断的过程，诸多的“打断”，其实能给写作带来更多的可能，之后再通往下一个可能。她对现实的观察研究，她之走进人的心灵的努力，都是对现实之美的叩问。“那些生活在我身边的人，他们的内心深处回荡着怎样的声音，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。现实中的他们不会想这些，而我感兴趣的，正是这些被忽视与被忘却的内心世界。”而这里的“内心世界”，不正是可以投射现实之美的所在吗？

而且，顾拜妮的作品还试图通过人物的眼睛看向更远处，看见自己以外的人，她经由一部作品，踏入生活的深处，“一层层拨开自我的迷雾，去触摸那个更真实广阔的世界以及他人”。生活使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清楚，“自己与一些人的生命紧紧相连，与身后的这片土地紧紧相连”。这种对生活的珍视，对渐次到来的与别人生活息息相关的认识，是成长的隐秘的关键，同时也是对内心一次丰富的正视。“离开陈旧起初是一种喜悦，却渐渐呈现更多东西，这纷杂的感受中包含着责任和爱，以及自我发现后的触目惊心 and 内疚。”这是否说明她已经走出了“不想长大联盟”的怪圈，开始走向更为精彩的别处呢？

“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——面容、衣裳、心灵、思想”，哦，想起来了，这些话是契诃夫说的。任何形式的文学创作，都是带来美、提高美的活动，创作的目的在于升华审美体验，越年轻，越有审美的渴望，都有能力去陶冶灵魂，给人以更纯粹的美的氛围、美的享受。愿顾拜妮在寻找美、创造美的道路上，脚步永不停歇。

是为序。

2021年8月8日，北京西坝河

# 目 录

总序	袁 鹰 / 1
序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	梁鸿鹰 / 5
奇怪的人	1
宁静的夏天，悠长的午后	25
请你掀我裙摆	41
天下坑	51
菩提旅馆	67
杀手与笑脸猴	100
天堂给你们，我只要现在	112
银翼	128
沼泽	144
油麻地老虎	166
我一生的风景	192

# 奇怪的人

## 1. 媛媛便利店

夏天最热的时候，我终于毕业，被分到离家很近的一所中学，曾经一度非常羡慕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人，终于也要穿上和他们一样蓝白相间的校服。那些人在校服里面穿着时尚的衣服，放学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，比我们看起来更自由，像一群自在的孤儿。

我的同桌是个高个子女生，皮肤比较黑，齐耳短发，睫毛又密又长，有着性感的嘴唇，样子像安吉丽娜·朱莉。她主动开口和我说话，她说，我叫马媛媛，你叫什么？我告诉她我叫方婕。

第一天升国旗，校长在主席台上讲话，梁主任巡视四周，想要抓“典型”。校长讲完话，我就成了那个“典型”，梁主任说，来来，你过来。我走上主席台，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位同学，梁主任指着我们的刘海说，看见了吗，像这种发型在这里是绝对不允许的，跟门帘似的，成何体统？学生要有学生的样子，心思别都放在这些没用的东西上面，所有的刘海，回去都给我卡起来！听梁主任的语气，刘海罪孽深重。接下来一个月，都在开展关于头发衣着的整风运动，男同学的头发不能超过两毫米，扎辫子的女生不准留刘海，短发不允许超过下巴。原以为升入初中，一切会

更加自由，结果刚来就吃了人家的下马威。

为了能保住刘海，不将脑门裸露出来——青春期始终非常抗拒露出额头，仿佛那是一个人的屁股，不可以随便光着——我索性把头发剪短，上面短下面长，一层一层的，头顶像刺猬一样，一根根竖着。这样的发型很快在班里流行起来，其他班里的同学也开始效仿。至于校服，我发明了不同的穿法。在肥大宽松的裤脚里缝一圈细细的松紧，窝起来穿，看起来有点接近后来的哈伦裤，长袖外套改造成蝙蝠袖，领子往后穿，前短后长。梁主任看不惯，有一天在校门口拦住我，说我不好好穿校服，但老老实实穿确实太难看了。梁主任说，你是哪个班的？叫什么名字？183班，方婕，我说。他恶狠狠地看着我说，你最好老实些，我会记住你的。记不记住这回我都不算典型，像我这么穿的还有一大堆，这种穿法早已经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。原本一个月的整风运动，延长为一个学期，一部分学生最先放弃了新的发型和穿法，紧接着陆陆续续都放弃了，于是我又成典型了。终于明白，很多时候倒霉不是自己往前迈了一步，而是别人集体后退一步。每当我兴致勃勃地想要对抗生活里的无聊和权威时，总会发现无聊和权威太强大了。我不得已只好把头发剪得更短，拆掉裤脚的松紧，回归稀松无趣的日常。

同桌马媛媛的日常则是，一打下课铃，像头野兽飞奔出教室，每次离开座位，总能带起一阵风，头发呼啦啦飞起，随着她的步幅一跳一跳。没见过谁像马媛媛一样酷爱打架了，她的力气很大，有亡命徒的潜质。有一次打得眼泪快出来了，泪水在马媛媛的眼眶里打转，两个人摔倒，按在教室地板上继续朝对方的脸猛挥拳头，他们紧紧挨着垃圾桶，搂在一起，流着鼻血，像两个亲密的人。马媛媛的江湖地位就是这么赤手空拳打出来的，先在本校打，一对一，到后来带着同学出去打群架，在附近几所中学

出了名。

课间休息，狭长的走道被各种人占据。二楼只有一扇窗户，光线昏暗，四周弥漫着荷尔蒙，像个地下交易市场。如果这个时候梁主任出现，人们就会一哄而散。我嚼着口香糖，靠在刷着碧绿色油漆的墙上，听对面的几个男生交流性经验（也许是吹牛）。还晕着呢，马媛媛跟我打了一声招呼，然后去走廊尽头的厕所里吸烟。不一会儿，远处冒出一个影子，近了才看清楚她的脸，是我们班上一个学习很好的女生，她跑过来说，杨老师叫你去办公室。我说，做什么？她说，估计是叫你抱作业吧（我是课代表）。

我把口香糖吐掉，衣服的拉链拉好。走进办公室，杨老师正在浇花，见我进来也不说话，一直摆弄窗台上的几盆花。我翻了翻桌子上的作业本，都判好了，准备抱回去。杨老师说，方婕，你等一下。我又把作业本放回桌子上，心里有些不妙，等她开口。她转过身，看了我几眼，说道，你很聪明，也有很好的前途，不要总和那些奇怪的人在一起玩。我看你入学成绩不错，这次测验又有进步，多和上进的同学交流。我知道她指的是马媛媛，我说，杨老师，我知道了。她说，好了，这些作业我已经批改完，你抱回班里给大家发下去。

我曾经做过一个很古怪的梦，梦见所有人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，站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上面，天空灰蒙蒙的。广场中央有一辆高高的军用车，一个男人站在车里，手中拿着喇叭，说前言不搭后语的话，下面的人跟着重复，大家高呼，我感到呼吸困难，几只乌鸦在头顶盘旋，天空仿佛随时塌下来。军用车开动，所有人举起右手的拳头，朝同一个方向走去。我试图穿过拥挤的人群，非常想吸一口新鲜的空气，但是人太多，被人群推来揉去。我一直挣扎，寻找机会，终于人群出现松动，我挤了出去，或者说他们把我挤出去了。我不敢停下来，一直跑，穿过建筑，爬过一座